紅樓真夢/3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三十八回　羨早貴快婿典京營　驚夙慧雛孫入家塾

下一回▶

話說探春在大觀園，同尤氏、李紈、寶釵、湘雲諸人泛舟觀燈，歡游甚暢，回至秋爽齋，時已深夜。

次日，起得稍遲，曉妝完畢，正要往王夫人處。忽見周家老婆子慌慌張張的走來，探春問他何事，都說不出。好一會喘定了，方回道：「大爺升了京營統制、九門提督，報喜的都來了，叫請奶奶就回去呢。」探春在家中本已預聞消息，此時雖得自意中，卻也非常歡喜。又因這番升擢由於畫策練兵，上邀殊遇，正是自己內助之力，暗中更見得意。

一時李紈寶釵來了，探春便向他們略說一遍，笑道：「不但你們受了虛驚，我見那婆子慌張神氣，也嚇了一楞呢。」李紈道：「昨晚上沁芳亭裡雲妹妹偶然戲言，不料竟成佳兆。」寶釵道：「三妹妹命中應招貴婿，早已就數定的，你忘了那年在怡紅院行那占花名兒的令，他掣了那枝杏花，不就是這麼說的麼？」李紈道：「他那時候還害臊呢，說這籌上有許多混話，那情景如在目前。如今還害臊不？」探春道：「你們不要胡取笑，這事是難得討好的。自古說『閻王好見，小鬼難當』，京城裡還有許多大鬼，得罪了那個也不好。他只當了幾天轄，和他們都沒大聯絡，怎麼當這碎催。」寶釵道：「有如此的聖眷，又有你拿主意，還怕什麼呢？」探春笑道：「別改我了，我是走一步怯一步。」

寶釵道：「你這一去必有好些事，又不知多咱才能來。我想到了花朝，你們的事總有個大譜，那時花兒也開了，你回來歇幾天，再舉一回詩社罷。」探春道：「我回去瞧罷，能來我必來，還必得等你們請麼？四妹妹、雲妹妹我也來不及見他們，兩位嫂子替我說到就是了。」李紈寶釵又陪他同到王夫人處告辭，王夫人聽了也甚歡喜，說道：「回去給姑爺道喜。三丫頭，你也別太趕碌，抽空兒家來歇歇。」探春答應「是」。李紈寶釵直送探春至內角門，看他上了車方回。此時，年也過了，節也過了。寶釵因天氣漸暖，蕙哥兒的春衣是上年做的，都有些嫌小，眼前就怕要趕穿，連忙叫秋紋鶯兒打開箱子，揀了些現成綢料，看著丫頭們裁做。一面又要忙著教蕙哥兒理熟書、上生書。寶釵也知哥兒天資聰敏，唸書是要緊的，無奈家務煩重，不免顧此失彼。因想起家學裡賈代儒年紀雖衰，精神還好，又是老教書匠。年老的人教小孩子，半教半哄的，也與嬌養的哥兒合宜。那日見了王夫人，便委婉說明此意，要請賈政送蕙哥兒上家學唸書。王夫人笑道：「你急什麼，哥兒還小呢，他老子是多麼大才上家學的？就說提早，也得等到七八歲再送他去，我們才放心呢。」寶釵道：「太太說的是正理，可是蕙兒和別的孩子不大同，頭一件他喜愛書本，任什麼玩耍都看得平常，到學裡去不會跟同窗們淘氣。二則眼下他《學》、《庸》、《論語》都念了，正在念《孟子》，全是我講給他的，我講解本有限，家務又忙，別耽誤了他。三則學裡離家也近，李貴焙茗是跟慣他父親的人，都老成可靠，寒暖饑飽只叫他二人留心照管，此外沒什麼不放心的。」王夫人聽了，也覺得有理。晚上便和賈政商量，賈政道：「學問是要循序漸進的，不可揠苗助長，明兒姑且試他一番，如果夠進家學再送他去。」次日，偏趕上工部值日，賈政要上朝去奏事，沒有工夫。

又過了一日，賈政早起在上房坐著和王夫人閒談，想起此事，就打發玉釧兒來找寶釵和蕙哥兒。那時，寶釵正在怡紅院看著賈蕙溫書。玉釧兒走來道：「老爺找二奶奶和哥兒，叫就去呢。」寶釵站起答應了，忙叫賈蕙包上書，領著他，帶了藍絹書包，和玉釧兒同至上房。賈政正在炕上靠炕几坐著看書，炕几上擺列白石盆，種著一顆綠萼梅椿，姿態奇古，盛開未謝。

炕左右坐墊上，都鋪著豹皮褥子。王夫人卻另在錦茵豹薦的紫檀小榻上坐著，寶釵上前都請了安，賈蕙也請了雙安，叫聲爺爺，又叫太太。賈政道：「蕙兒，你愛唸書麼？你知道唸書是為什麼？」賈蕙道：「書是教給我們做人的道理，懂得那道理才算成人，怎能不念呢？」賈政笑道：「你看這小小孩子，會說出大人話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念什麼書？」賈蕙道：「念過的是《孝經》、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論語》現在念到《上孟》了。

我奶奶還教我念唐詩，講黃眉故事，有時還對個對子。」賈政道：「我出個給你對。昨兒不是下雪麼，就出個『踏雪尋梅。』」

賈蕙道：「我想個『倚雲攀杏』可能對得？「賈政笑道：「口氣倒不小，你知道『倚雲』的出處麼？」賈蕙道：「唐詩上有一句『日邊紅杏倚雲栽』，我就見過這個。「賈政大為贊歎，又命將《大學》聖經一章逐句細講，講得也大譜不錯，賈政更喜道：「明兒送你到家學去，好不好？」賈蕙道：「我早就想去了，聽說那裡是我爺唸書的地方，我要瞧瞧去。」王夫人聽了，不免傷感。因賈政高高興興的，怕引起他的傷心，勉強忍住。

對賈蕙道：「你上學可得好好唸書，明兒早點起，爺爺一叫你就得來。」賈蕙答應了，又將課本呈與賈政看過，方隨寶釵回園子去。

一路走著，提到上學，非常高興。寶釵道：「學裡人多，也有正經唸書的，也有應個名只玩他的，你可別跟那些壞孩子學樣。我若知道你在那裡淘氣，從此可不許你去了。」賈蕙道：「我是為唸書去的，若為淘氣，何必到學裡呢？」寶釵回至怡紅院，又把李貴焙茗叫來，仔細吩咐一番。又道：「哥兒還小，你們跟著他可得留神看著，一刻也別離開。他若淘氣，你們只管說。暴涼乍暖，該穿該脫，都該想著點。往後天長了，若見餓，給他找補些點心。這一半就是當乾領，可別像跟二爺那樣喇糊。」李貴焙茗都道：「我們都是二爺的人，好容易盼到哥兒上學了，那有不盡心的，奶奶只管放心。」那晚上，寶釵看著秋紋將蕙哥兒念的書，都檢齊包好了。又料理衣包食籃，放在手邊，預備明早交李貴等帶去。又吩咐鶯兒明天叫早，別誤了。只過定更，便催蕙哥兒去睡。

次日黎明，鶯兒便請寶釵母子起來，梳洗剛罷，賈政已打發人來問，忙即上去。賈政正在榮禧堂候著，見了賈蕙，又吩咐了幾句話，即帶他坐車直赴家塾。此時，賈代儒年老家寒，又乏後嗣，只靠著家塾教書混日。賈政念他科名蹭蹬，替捐了翰林院孔目職銜，以慰其意。又命李紈寶釵就近畿另置莊田，專為家塾永遠基業，闔族聞知，莫不感激。那天，代儒正在學裡教幾個學生背書，賈政下車進去，就聽見一片書聲，彷彿似雨後鳴蛙，聒聒相應。走到廊下，便有小廝們回代儒道：「老爺來了。」代儒連忙出迎，同進屋讓坐，見賈政帶著五六歲的小哥兒，笑道：「這哥兒想必就是寶玉的孩子，這點年紀就來上學麼？」賈政道：「正為此事要來麻煩太爺，這小孫子蕙兒年紀雖小，倒很肯唸書，在家裡他媽教他，已念了大半部四書。

如今家務都靠他媽管著，也顧不過來，只可求儒太爺多受累了。

「說著，便向代儒打了一恭。代儒連忙還禮道：「論他的年紀唸書還早呢，我先替領領路罷。」賈政又叫蕙兒拜見師父，賈蕙恭恭敬敬的磕了三個頭。代儒又帶著他拜了孔子。賈政又道：

「我那幾個兒孫差不多都是儒太爺教成的，這個孤孫看起來還許有點出息，如今先求太爺把四書教他背誦透熟了，然後再念五經，至於子史工夫還不忙呢。」代儒笑道：「我教的蘭哥兒總算不錯，但願他也像他蘭哥哥功名順遂罷。」賈政笑道：

「這全仗太爺的玉成。」又稍坐一會，便向代儒告辭先回。代儒送了賈政回至學房，見賈蕙坐在一張香楠小椅，前面花梨小案放著文具書籍，便喚道：「蕙兒，你在家裡念過什麼書？」賈蕙站起一一答了。代儒道：「如今我給你定下功課，早晨念《孟子》、《左傳》午後寫字溫舊書。不論生書、熟書，第二天都要連背帶講，有看不明白的，只管問我。」當下便替他上了生書，賈蕙捧書下來，自去念誦。

此時，家塾中老一輩的學生都出去了，目下在學的榮寧兩府遠近各支子弟，玉字輩只有賈琮、賈琮、賈珩、賈瑝、賈璇，草字輩只有賈蘅、賈凹、賈荔、賈蔚、賈芳、賈慈，木字輩只有賈楨、賈權、賈杞。還有附學的親戚家子弟，如賈珩的妹夫王鳳賓，賈蓉的妻姪胡敬，賈藍的妻弟周循，都是守分讀書的，比從前那班薛蟠、金榮和香憐、玉愛諸人，便有天淵之別了。

那賈琮便是賈赦的庶子，年紀已長，只因姿質頑笨，尚在家學裡混混，賈蘭替他弄了個三館譽錄，保了通判，將來只可由異途入官的了。他們看賈蕙尚在孩提，未免有些輕視，賈蕙也覺得氣味不投，只和權哥兒叔姪二人常在一起。

那天念到下午，代儒便放了學，李貴等將車馬預備齊了，賈蕙拉著賈權同車回來。先見了王夫人，王夫人歎道：「從前看著他們老子一起上學去，不就是這個樣兒麼！如今可又是一代人了。」玉釧兒見王夫人有些傷感，接著說道：「寶二爺和小蘭大爺，一個成了神仙，一個占了富貴，算富貴神仙都全了，太太是多大的造化。」王夫人問過賈蕙功課，便道：「你玩玩去罷，往後可得早睡早起，學些規矩禮數，才像是唸書的孩子。

「賈蕙答應了。回到園子裡，寶釵見他又細問家學裡的情形，知他和賈權在一起，

也覺放心。秋紋碧痕等看見蕙哥兒，都笑道：「如今好了，哥兒可真要搶狀元了。」從此，賈蕙天天上學，回來時也只在園中走走，到掌燈後自去理他的夜課，分毫不用寶釵操心。因此，寶釵更得專心家政。

有一天，代儒有事，吃過午飯先走了，吩咐賈琮在學照料。

那賈琮如何壓得住眾人，有些安分的還在那裡寫字唸書，那些淘氣的便爬上代儒書案，拿硃墨筆塗了花臉，在案上跳著唱戲，還有跟著拍手叫好的。賈蕙悄對賈權道：「師父走了，這裡念不成了，咱們家去念罷。」即叫焙茗把書包好，叔姪二人一同回來。李紈寶釵見了他們，不免詫異道：「今兒怎麼放得特早？」賈蕙賈權將學裡情形說了，寶釵誇獎了兩句。李紈對賈權道：「你往後只跟著你蕙叔叔走，我就放心了。」寶釵又吩咐鶯兒，就在蘅蕪院收拾兩間書房，領他們叔姪去補功課。一時李紈想起探春許久沒回來，要打發人去看看。寶釵道：「我約他花朝前後回來住住的，這也快到了，借此去催催他罷。」那天，便彩些窖裡新烘的黃瓜扁豆，又把自制的玫瑰糕、茯苓餅裝了兩盤，命兩個老婆子送去。吩咐道：「你們見了三姑奶奶，說我和大奶奶都惦記他，問他身子可好。若是有空，回來住兩天歇歇。這黃瓜扁豆是自己花窖裡薰的，點心也是自己做的，請他嘗個新鮮罷。」婆子們答應下來便去了，直至傍晚才回來。寶釵問他三姑奶奶都好麼？婆子回道：「三姑奶奶給奶奶道謝，這一向總不舒服，一時還不能來。我聽翠墨背地裡說起，大概是害喜的樣兒。」寶釵聽了甚喜，得便就回了王夫人。王夫人笑道：「三丫頭出門子這多年，總沒有喜信，我怕他是身上有病，不能受妊，這倒不用發愁了。只是他那裡也沒什麼靠近的人，你們做嫂子的常去看看他，教給他怎樣保養，倒是要緊的。」

過了兩天，李紈寶釵便同去看探春，此時周姑爺也賃了鼓樓街一所府第，門前便有許多番役，見是賈府內眷，連忙入內通報。少時，即見侍書出迎，請至垂花門外下車。探春正在寂寞，見他們妯娌來了，自是非常歡喜。李紈道：「我們先以為你是真不舒服呢，敢則是大喜的事，這有什麼瞞人的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咱們做女子的到底吃虧，三妹妹這樣見識學問，什麼男子都趕不上，如今也得悶在家裡學母雞孵蛋。」探春道：「還說那些呢，簡直在這裡活受罪，說病又不是病，可比病還要難受。若不為的傳宗接代，我恨不能把他打了下來。」李紈笑道：「千萬別那麼胡想，只要挨到十月滿足，生下來就是一位小侯爺。」說得探春也笑了。寶釵道：「他們回去說起你的喜信，太太聽見了又是喜歡，又是不放心，叫我們帶話給你，平常拿東西走路都得小心，太不活動也不好，只叫丫頭們攙著在屋裡走走。」李紈道：「三妹妹，你若悶得慌，我還有個主意，叫他

們預備大轎來接你。到了角門上，另換小轎子，一直抬到園子裡去，住個十天半月，再照樣送回來，管保萬無一失。難道九門提督太太，還不配坐大轎麼？」探春道：「你想的倒不錯，我又不是老太太，坐起大轎來，可不叫人笑話。再說我這倒霉的樣兒，那見得人呢，還是在家裡忍著罷。」李紈等怕探春受累，坐了一會就要走，探春那裡肯放，又留他們說些閒話，將近掌燈方才回來。

那年春暖得早，皇上定在二月下旬，奉皇太后幸清和園駐蹕。賈蘭和梅氏也搬至海淀住宅，權哥兒因要上學，仍舊留在家裡，由李紈照料。寶釵怕哥兒們終日悶在書房，未免欠些活潑，每至功課完了，總要叫丫頭們領著他們放風箏、打鞦韆，略為玩耍一回，借此舒散舒散。一日賈蘭從海淀趕回來見賈政，大家不知是何要事，先叫丫頭們去聽是說些什麼。原來本年是會試年分，皇上因賈蘭在翰林任內，未曾放過試差，有意點他做大總裁。賈蘭預先得了消息，因自己初次衡文，毫無把握，特地趕回要請爺爺訓示。賈府雖累世簪纓，卻從未掌過文衡，賈政聽了，分外歡喜。便對賈蘭道：「我夠不上正途出身，自小在八股文章上卻用過苦功。原來老輩都講究的是清真雅正，就是欽定四書文，也以理法為主。想不到近來風氣，偏要逞奇立異，什麼古注咧，公羊咧，騷體七體咧，又有講究包孕史事、關合時務的，牛鬼蛇神無所不有，真是世道人心之患。目下國運中興，科舉是人材所出，總要從理法著眼才是。」賈蘭道：「爺爺教訓的極是。從先天崇時候，大家就痛罵八股，後來又行了這麼多年，許多出將入相、開疆辟土的，何嘗不是從科舉進身？當時一班巨公，勛名才略震動一世，若看到他們的文章，也都是躁釋矜平，循循規矩的，那才是盛世元音呢。」賈政道：「我在學政任上看文章，那些駁雜不馴的一概不取，有許多人說我迂腐，到底門牆之下不生稂莠。古人有兩句詩『當路莫栽荊棘草，他年免掛子孫衣』，這話雖淺，卻是名論。」賈蘭忙答應是是，心中也著實佩服，又談了些別的話。然後至王夫人李紈處各坐了一會，當天又趕回海淀去了。

到了三月初六那天，許多大臣翰林們，都至清和園宮門前聽宣。旨意下來，派吳尚書做正總裁，賈蘭和趙侍郎、周閣學做副總裁，又點了十八名房官，內中翰林居多，即日遵旨入闈。

榮國府門前貼了某科會試大總裁的紅紙三岔封條，又貼了「迴避」兩個大字。賈府親友之中，只有薛蝌尚應會試，照章不在迴避之列。那舉場內如何點名領卷，如何散題巡綽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薛寶琴的姑爺梅公子本是前科庶常，本年留館授職，大觀園中姐妹們都要吃他

的喜酒。那天寶琴來了，正值連日天氣晴暖，紅香圃中各色牡丹盛開，便和寶釵商量，想借這園子邀眾姐妹起個「牡丹社」。寶釵道：「單請我們，不請上太太也不合式。我看索性連大太太、珍大嫂子都請上，做個午局，等他們散了，有多少詩不好做呢？」寶琴道：「還是姐姐想得到。」又托寶釵替他點菜備席，寶釵道：「大廚房的菜，都是照例的，也不見得好吃。咱們只叫柳嫂子揀新鮮的預備兩桌，每桌五簋八碟，也就夠了。」寶琴回去，剛好江南貢鱘魚的船到了，那解貢官和梅家有親，送了他們幾條，正好帶了來交柳嫂子烹治。寶釵先至紅香圃收拾佈置一番，又忙著分頭請客。

邢夫人本推病不來的，寶釵親自去面請，只可應允。

到那天，寶琴一大早先來，和李紈、寶釵、惜春、湘雲會齊了，在沁芳閘柳陰下，看了一回游魚，便往紅香圃緩步行去。

只見圃外一帶太湖石高高下下，圍繞著許多牡丹，大的有一人多高，小的也在三四尺以上。每棵都開著幾十朵的花，朵大如盤，各色俱備。那幾叢御衣黃、藕絲裳、紅剪絨、紫珠盤開得更盛，將近花前，便覺得花光耀眼，眾人不由得都站住了。湘雲道：「看花是要趁這時候，過了晌午，那花就曬萎了。」李紈道：「今年新做的棚子，為什麼不支起呢？」寶釵道：「這些老東西懶得成了賊，咱們不開口，別想他自己動手。」說著，便叫鶯兒催他們支那遮棚，一時便支齊了。原來都是一色雪絲綢的軟棚，帶著石青油綢的走水遮沿，把花兒罩護起來，就像帳底美人似的。湘雲見太湖石畔擺列白玉石繡墩，便即坐下。

李紈寶釵也都隨意坐了，惜春寶琴卻還繞著花叢閒玩。少時，李紋李綺來到，大家都上前招呼，寶釵問起李嬸娘，李紋道：

「我們和媽媽同來的，媽媽在上房坐著呢。」李綺道：「這裡從前沒有牡丹，都是你們新種的，也長得這麼高了。」寶釵道：「那些大的，都是曹州挪來的老棵，也有幾十年的，帶了原土來，居然都種活了。若是現買的那些嫩棵，那有這麼足實。」正說著，遠遠的望見有幾乘竹轎子往這邊抬來，後頭跟著一大群人，便知是王夫人來了，大家迎了出去。原來薛姨媽、李嬸娘和邢夫人、尤氏都從上房一起同來，邢岫煙、胡氏卻和丫環們跟隨在後，眾人相見，自有一番說笑。寶釵寶琴引著王夫人等看了一回牡丹，然後至廳內就坐。薛姨媽道：「今兒難得天氣真好，大家到的也這麼齊全。」邢夫人道：「你們姐妹都在這裡，怎麼單沒見三姑娘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上月去接他，他沒得回來，大

概是害喜罷。」薛姨媽道：「前兒蝌兒媳婦去瞧瞧他，人倒很好的，就只懶得動，又不敢坐車。聽說這裡賞牡丹，恨不能也趕了來呢。」李紈道：「我替他出個主意，教他坐大轎回來，他怕人笑話。其實偶爾坐一兩回，有什麼要緊。

「李嬸娘道：「我那天在路上遇見三姑爺，跟的馬就有百十匹，都是些有品級的。往常提督出門也常見過，怎麼五軍提督就這麼威武？」尤氏道：「這還是沾的我們三姑娘的光呢，他替姑爺出的主意，上頭常識了，才有此番恩典。可是姑娘究竟是姑娘，還得在家養孩子，姑爺可替不了他呢！」寶釵笑道：「我見三妹妹也是這麼說的。」此時，湘雲惜春和岫煙、紋、綺諸人，還在牡丹花下，一面看花，一面閒話。

寶琴見席擺齊了，忙去邀他們入坐。邢王二夫人讓李嬸娘坐了首席，又讓薛姨媽，薛姨媽堅不肯坐，說道：「琴丫頭做主人，我那能坐在上頭呢？」於是，邢夫人之下方是薛姨媽，其次是王夫人、尤氏，寶琴末坐相陪。那邊眾姐妹和胡氏另坐了一席，只惜春單另吃齋。王夫人因李紈寶釵不時過來照料，便說道：「你們只管吃你們的，我又不像老太太自己夾不動，要那些虛過節做什麼。」李嬸娘道：「到底太太福大，兒子媳婦、孫子媳婦一大堆，一轉眼就要娶重孫子媳婦了。」薛姨媽道：「這若老太太還在，看著更要喜歡呢，他老人家真好興致。這一向也聚了好幾次，總沒有老太太在時熱鬧。」寶琴從首座起都敬了酒，又道：「也沒什麼可吃的，太太們多喝兩杯，或是行個令，大家熱鬧熱鬧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咱們有了年紀的，還是說說閒話倒省心。要行令，讓他們鬧去罷。」寶琴又讓那邊席上行令，李紈要行個簡便的，便想起射覆，擲點子該湘雲起令。湘雲擲了一個五，只李紋擲的對點，便催湘雲先覆。湘雲想了一想，說個「寶」字，李紋見席上正上著烤鴨，知他用的是寶鴨，便射了一個「爐」字，彼此會意，各飲了半杯。隨後李綺和邢岫煙擲的對點，李綺覆個「文」字，岫煙道：「這個太寬泛了，從何猜起呢？」李綺道：「橫堅是桌子上有的。」岫煙細看一番，見乾果碟內有杏脯，笑道：「虧他怎麼搜尋到的。」湘雲道：「你倒是射喲！」岫煙便射了一個「梁」字，原來李綺覆的是文杏，岫煙射的是杏梁，也射著了。接著，又輪到湘雲寶釵對點，湘雲覆個「玉」字，寶釵以為覆的是玉杯，卻沒有射著。大家要湘雲說出來，湘雲道：

「你們連『玉李』的典也不知道麼？」李紋道：「席上哪有李子？」湘雲笑道：「你們姐妹倆不是一對李子麼？」李紋李綺不依道：「從來射覆沒有這種玩法，非罰一大杯不可。」湘雲只笑著不肯喝，寶釵強灌了半杯方罷。

此時席上正上鰣魚，寶釵舉箸讓大家嚐嚐。李紈道：「這時候貢船還沒到，別是隔

年的，在冰窖裡收著，充新鮮的賣罷？」寶釵道：「你還沒嘗，怎如此武斷？這倒是真正貢船帶來的，侮府上得著兩條，琴妹妹特地分來請客。」眾人嘗了都非常贊美。湘雲道：「這比那牡丹江白魚又是一種風味，也如同花中的南強北勝。你們只會品題螃蟹，遇見這種好題目，倒沒有詩啦！」寶釵道：「這題目可不容易做好。我記得蘭哥兒那回跟老爺出去做詩，大家指鰣魚為題，他做的兩句『東風吹過楊花雪，賣到江南第幾船。』把那些老輩都壓倒了呢。」李紋道：「我們就做，也未必勝過他，不如藏拙罷。」一時席散，邢夫人先回東院去，王夫人和薛姨媽、李嬸娘、尤氏都往稻香村去歇息，李紈胡氏跟著照料去了。

這裡寶釵寶琴命丫頭婆子們撤去殘筵，另設几案，安排下筆硯花箋。湘雲道：「泛詠牡丹，古人成作太多，不易出其范圍。咱們把牡丹的顏色標出來，每人分詠一色如何？」眾人都道：這倒新鮮有趣。寶釵道：「分詠雖見新巧，只怕過於刻畫失了真意。若只顧描寫顏色，就是做好了，也如同泛泛應試之作，與紅香圃何涉？」湘雲道：「且等我擬出題目來，大家再斟酌。」說著，隨手取一張砑黃小箋，寫了題目是「紅香圃宴集分詠某色牡丹」。先給寶釵看了，眾人又傳觀一遍，別無異議。於是分色各寫一紙，搓成紙團，請各人拈鬮，仍推惜春監場譽錄。寶釵命鶯兒取來兩隻水晶壺，一壺貯的是珠蘭釀，一壺貯的是楊梅釀，各黏鵝黃小簽，分寫綠意紅情各字。那酒果然是綠嬌紅（青色）瀲灩生春，乃梅氏親自釀成送與寶釵的。

壺旁另放著幾只白玉杯，預備眾人隨興斟飲。湘雲先斟了一杯，走至花間，曼吟細飲。

寶琴拈了鬮，也至庭外看花。此時驕陽正盛，那牡丹有綢棚遮護，卻不曾減了丰韻。又見那一叢趙粉，開得十分嬌豔，心想這真是活色生香，就是古來徐黃名手，也未必能畫得到，不免在花下細細領略一番。走進屋去，斟了一杯珠蘭釀，剛要試飲。忽見一隻蝴蝶，黃質黑章，飛集杯上，似聞那酒氣。李紋道：「這蝴蝶見人不避，別是太常老道罷，咱們另斟一杯供供他。」當下便另取一隻乾淨杯子斟了酒，放在紫檀小幾上，口中默禱一回。那蝴蝶果然飛到幾上杯中，垂須注酒，連著點了三點。湘雲笑道：「你若果是仙蝶，不要就去，我們請四姑娘替你留個小照。」李綺笑道：「像你這們鹵莽，還不把老道嚇跑了麼？」不知那蝴蝶果否留住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